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平凉

从生活开始（组诗）

◎马路明

我想我将因此而
有一个不眠之夜。

李子诗

这棵李子树大约一岁吋，
岳父把它移栽到我家园子里。

如今——它是我的一位亲人。
就像我在“修剪”我的儿子或女儿——
给它剪枝吋，
我发现了我的确比它老。

每一年，它都尽最大可能地开花，
偶尔，霜冻会杀死不少花朵。
每一年，它都尽最大可能地结果。
密密匝匝的绿色星星一样的果实，
简直能把树枝划出的疆域内的空间
挤得膨胀。

我记得树枝被压弯压断的情景，
那让人深感心疼的“咔嚓”声，
那闪电一样突然显现的
白骨一样的断枝……
它从不会害怕劳累
因而少结一颗果实……

果实青色吋，尝起来苦涩，
果实成熟，就会变成紫色，
最好吃的时候，果皮纯粹呈黑色。
咬一口，那果肉的甜美，
让你惊讶不已。

栽树的人已经过世了，
一棵树，就是一座纪念碑！

爱的颂歌

山坡上
一只瘦骨嶙峋的母山羊
在安静地吃草。
它是那样的专注。
它此刻的双眼里，
尚含着昨日的泪水：
昨日，羊主人把她所生的两只公羊羔，
卖给了羊贩子。
不过饥饿和青草的香
使它暂时忘记了悲伤。

群山上
太阳：一个装满鲜血的巨大容器，
正在给万物输血。

羊，群山，太阳，宇宙，
一切庄严，肃穆，井井有条。

放学了

放学了
孩子们戴着各种颜色各种样式的帽子
穿着各种颜色各种样式的衣服
像一股彩色、干净、清凉的液体
流进了烟火味的
城市的血管：那一条条大街
一道道小巷
再一滴一滴欢快地
流进一个个水泥房子
最后注入生活

除此之外，还有更好更有效的
对一座城市的治疗方式吗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多好啊！
果实又多成熟了一个小时，
云在天上又多飘了一个小时，
一个婴儿又长大了一个小时，
地球又在太阳系多运行了一个小时。

你不喜欢这一个小时？
你认为这一个小时没有上一个
或者下一个小时好？
那么请把你这一个小时送给我？
卖给我？
好不好？
假如时间可以赠送可以交易，
该有多好。

一个小时，
我半卧在躺椅上，
读一本俄罗斯小说，
我知道男主人公所不知道的
他深爱的女孩的下落。
我把她深深地
爱了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阳光充足，宇宙安宁。

九龙山古堡

好久不曾来过了
一个树冠和另一个，挨得更近
你侧身都难以通过
风来之前青草还没学会给人让路

走着走着，偶尔会踢出一块骨头
我不知道是人的，还是动物的
我用几捧土把它埋掉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也会踢出一枚古币，锈迹斑斑，朝代难辨

山岗每一个月都长每一个月的草
每一个月都开每一个月的花
每一个月都来每一个月的鸟儿和蝴蝶
比如现在，野玫瑰果结实、火红
一棵树就像一个星辰滚动的绿色宇宙
蝴蝶的美，只能属于蝴蝶

山岗高处有更多的风
更多的天空，更多的光
地球的坑坑洼洼，在远处低了下去
愈近黄昏愈是荒凉，我不会独自呆太久
不会再有人来此处了，除了明月和星辰

窑头镇一处废弃的院子

尽管草木像是时间派来掩盖荒芜的，
但荒芜实在是太多了。
山下机器的轰鸣丝毫不能破坏
这一院落的寂静。
寂静实在也是太多了，
让人听而生畏。

我双手合十，拜了三下，
才轻轻地小步走进院子。
雕花的石头台阶，共有四级。
石阶上的阳光，
只能全是来自太阳的客人。
灰砖瓦房，近乎倾圮。
漆成蓝色的木格窗紧闭着，
里面丝丝缕缕飘出潮湿的土香。

这是一个富庶的家。
这里住过善良的老奶奶，发白如雪。
住过勤劳的儿子，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这样的家庭肯定娶回过这一带
最漂亮聪明的女子，
她应该生过好多个娃娃——
如今他们都在哪里？

树木：柏树。榆树。槐树。
鸟雀：麻雀。喜鹊。鸽子。
我出门。
一只蓝色蝴蝶，
在门口接我。

宝鸡籍三作家 斩获冰心散文奖

本报讯 备受关注的第九届冰心散文奖评选近日揭晓，我省共有9位作家获奖，其中马婷、常红梅、胡宝林3位宝鸡籍青年作家榜上有名。

冰心散文奖是中国散文学会根据冰心女士的遗愿于2000年创立的，是我国文学奖中重要的奖项之一，代表了中国散文当下的水准。在该奖的前几届评选中，先后有铁凝、贾平凹、迟子建、肖云儒等著名作家获此殊荣。本届参评作品既有坚持传统散文创作的名家力作，也有散文创新写作的新秀妙笔，体现了近三年来我国散文创作的总体水平。经过层层评选，共有20部作品获得散文集作品奖、30篇作品获得散文单篇作品奖，另有20部（篇）作品分别获得散文集提名奖和散文单篇提名奖。

现居西安的我市扶风籍青年女作家马婷凭借陕西人民出版社新推出的《十亩之间》斩获散文集作品奖，我市青年女作家常红梅2019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女干部的扶贫手记》获散文集提名奖，青年作家胡宝林发表在2019年第10期《延河》杂志下半月刊的万字大散文《叩问青铜》获散文单篇作品提名奖。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宝鸡楹联创作 喜获殊荣

本报讯 中国楹联学会对联文化研究院主编的楹联界年度联书《中国对联作品集》（2020年卷）和《2020年对联精选》，近日由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出版，宝鸡380余副作品入选，7副作品入选精选集。

近年来，宝鸡市楹联学会借助宝鸡日报《宝鸡楹联》栏目，以宝鸡楹联公众号、宝鸡楹联学会微信群为依托，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形成近百人骨干创作队伍。作品征集活动自今年3月份开始以来，学会组成征集评审领导小组，对征集的作品进行集中评审、上报，最终55人381副联作入选作品集；蒙卫军、吴岱宝、赵小平、张红祥、张峰青、罗显开、燕小燕7人7副作品入选精选集，蒙卫军、吴岱宝、燕小燕还摘得2020年度中国对联创作奖。

本报记者 段序培

芳草地
fangcaodi

白马诗

一匹壮年白色牝马，
孤零零的，
在黄昏的田野低首觅草。
它的毛色肮脏，但是眼睛
温良、干净、清澈。

翻耕过的麦地
稀疏、柔嫩的麦苗，
亦可果腹。
它走过，蓬松的泥土上，
一行行深深的蹄印。
蹄印里，满满的都是金色夕光。
有喜鹊、麻雀、锦鸡飞过田野；
它们播种着各自的鸣叫。

肯定只有白马一个——
放眼四野，
没有一匹壮马，也没有一匹驹驹，
这让人略感遗憾。

我并未自作多情：
白马看了我一眼，
它的双眼里，
饱含着爱意。

四弟发来几张照片：平展展的黄土
地，披一层茸茸的绿纱，小麦出苗了。
这是我的故乡岐山鲁家庄，每一块
土地都印有自己的足迹。这里有先人的
祖坟。

你不一定能理解此刻泛滥在我心
头的激动与牵挂。

在西安工作的三弟去年在村里承包
了十几亩地。今年第一料麦子喜获丰收，
都是优质小麦，是闻名全国的“鲁家庄小
麦”，喜获丰收。今年第二次播种，被国庆
回家的我赶上了。我有40多年没有亲历
秋播，内心洋溢着一种莫名的激动。

在外工作、打工的人都回来种麦
子了。寂寞冷落的村子恢复了往日的热
闹。但再热闹，也不会再现40年前的热
闹。那时全队200多口人都在农村，有
生产队，开会、工上有饲养室后面那棵
槐树上的旧犁铧号令，种一块地几乎集
全村之力，套犁的、撒种的、施化肥的、
打胡基的、磨把的，分工精细，秩序井
然。到了饭口，各家的孩子用竹篮、瓦罐
提上奶奶婶婶这些弱劳力在家煮好的
面、烙好的饼给大人送到田间地头，扶
犁的男人他们是喝住骡子或牛，撒种子
化肥的女人们都停下手中的活，大家一
起到地头吃饭。吃完饭稍事休息，继续
干活。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阵势，但一
个晌午往往种不完一块地。

今年雨水多，许多地方发生水灾。
几天晴好，大家都希望尽快播种。据天
气预报，两天后还有雨，雨后地又得晾
晒几天，更何况秋天的雨时常“连绵”。

名家
MING JIA

秋播

◎孙江林

全村400多亩地，被五条沟分割在东
塬、陈家崖、西塬、南塬、北塬、夹嘴尖尖
各个地方。现在播种、撒化肥、磨把都已
机械化，拖拉机播种后所有工序都会同
步完成，然后大家望着平展展的土地就
等出苗了。在城市务工的农民继续打工
挣钱，抽空回来打打农药，然后就等最
后的机械收割了。与以前相比真是天上
地下。劳动力解放出来了，却能年年丰
收。以前以上有同兴哥、梦虎家两台拖
拉机耕作，多少还有点竞争关系，三五
天即可全部完工。现如今同兴哥已年过
七十，忍痛卖掉了拖拉机，只剩梦虎家
一台拖拉机。时间紧任务急，梦虎没有
选择，只能起早贪黑连轴干，三顿饭由
女儿送到田头将就，已经连着两天，每
天早上四点起床，晚上十二点后才能休
息。梦虎与我同路，年过六十，我佩服他
的体力，也为他的耐力捏着一把冷汗。

三弟给梦虎打电话，不通，过了好
一会儿，梦虎回复：明天下午或晚上给
你家种。

我在村里碰到队长宏生，问：“队
上就不能添置一台播种机？”宏生说：
“一台拖拉机便宜的七八万，贵的要
十五万，播种也就三四天功夫，种完闲

置，谁干这事呢。”

第二天上午，三弟带我到东塬上看
梦虎播种，当然也是操心自己的地。东
塬上大约有几十亩地，分属于十余家。
靠路边的各家地头都有三五人守候，旁
边堆着化肥和拌过药的种子。与许多人
打招呼，但面已很生，有些提到名字才
能想起，见到四十年未曾见面后到汉中
从医的小学同学梦熊，也是回来种麦
的。梦虎的拖拉机在地里“突突突”来回
忙碌着，到地头鸣笛，抬升播种架，等主
人添加化肥种子，然后继续，连打招呼
的时间都没有。看得出来，为节省时间
提高效率，梦虎是按区块播种，除非相
邻地块的主人不在家，他不可能随意更
改播种路线，把时间浪费在路上。

下午五点多梦虎来电话：“晚上种
南塬上，把化肥种子赶紧往地头送。”三
弟让四弟用机动三轮车往地里运种子
化肥，我和三弟各拿一块馍，边吃边往
南塬上的承包地赶去。
夹在两块平展的土地中间通往南
塬的路长满蒿草、荆棘、鬼针草，行走十
分困难。我用手划开荆棘探着脚前行，
问，“这是路吗？”三弟说，“是路，就是
以前的路，下面实着呢，林虎的车和梦

虎的车一会儿都得从这条路走。”想到
鲁迅的一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现在情况完
全反转，让我想到“沧海桑田”四个字。

南塬上的地，是距村子最远的地块
之一，旁边就是佛桥沟，过佛桥村有近百
亩土地。佛桥是用土夯起来的，过去可以
行大车，但现在坍塌得只剩不到一米宽，
连兔子都不敢行走了。大约正因为桥废
了，所以那条田间土道儿才荒废的。

四弟来去拉了好几趟，眼看着天就
要黑了。回家种地的六爷和堂弟辉辉也
赶来帮忙。三弟和辉辉将种子化肥用空
袋减半。天全黑了，三弟拿出钓鱼用的
头灯，让我多少心里踏实一点，一旁是沟，
伸手不见五指，如何种地？梦虎的车终
于来了。他停下车到地里看看，说，这要
打窖口（寻找中心），凭着车灯在沟边种
地，让我很是担心，这沟有好几丈深呢！
对梦虎的工作我帮不上忙，只能任由定
夺。梦虎说，赶快上种子化肥。我跟着忙
乎，这才发现空机时种子槽距地面有1.2
米左右，化肥槽距地面有1.6米左右，将
种子化肥倒进槽口是那么费劲。我毕竟
40多年没有出过大力，加上腿曾受过伤，
忙活了几下，就有点力不从心，年过七旬

的六爷倒敢爬上机架，往化肥槽里添化
肥。一会儿五弟来了，他力气大，拎上近
百斤的种子或化肥袋，行走如飞，几下就
上到机架上。工作进行得忙碌而有序。到
晚上九点半，我们种好了地。接下来，宏
生和润文的孩子已在一旁等候种地了。
我给梦虎说：“你真辛苦，还得注意身
体！”梦虎笑笑：“种完还得到新庄加油，
十二点前休息不了。”

第二天真下雨了。我很快回城了。
庆幸雨前种好了地，但同时心里还在牵
挂，还有不少人家，地种好了吗？梦虎
这身体扛得住吗？在村里遇到的这些
问题村镇领导知道吗？会解决吗？佛
桥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呢？那条通往田
间的路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原貌，不再被
蒿草、荆棘、鬼针草封锁呢？

看到梦虎发的一个抖音视频，是街
道的建筑，配有愉快的音乐。我的心放
下来了，我知道，梦虎一定圆满完成了
乡亲们所期待的秋播任务！

孙江林：陕西岐山人，曾任南京大
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南京大学研究
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
《故都 故乡 故人》《蒋介石与汉奸审
判内幕》《浩然砥柱立中流——冯玉
祥》《护国英雄蔡锷》等。散文《卖牛》曾
获《光明日报》征文一等奖。